

上部小五义未破铜网阵看书之人纷纷议论院起首为是先安放破铜网根根下破铜网又相生相克细细叙出先埋伏下破铜网故乃是书中一大节目又是英雄聚之处若草草叙过有何意味因上部小五义原原本本已破铜网阵详细叙明今三开篇即由破铜网阵单刀直入不火易生枝节以免节目冗烦且以快阅者之目如何增添波竟茫然不知是乃惑乱人心之意也故此本坊曾补黑妖言叙眼前得失与存亡富贵免天所降乐粘高不下寻常何义薄云天较量且说智令百宝中多一破铜网铁的家进王府至中霄楼受了金枪将王善银枪将王保两枪扎在个人性命二番上虎拉盟单盒子幸好百宝囊扎了两个窟窿预先解下来放在下面篋子之上就只背后背着一口刀爬伏在是窠之上晃千里火照明下面是一个大方套中只说便是来寻口信上头有一个长方形的硬木盒子两边有个如意金环伸手揪住两个金环石玉昆著 蔚茗点校

伦洋书坊

续小

五义

石玉昆 著
蔚茗 点校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续小五义/石玉昆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5.5

ISBN 7-5302-0368-1

I. 续... II. 石...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清代②长篇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3280 号

续小五义

XU XIAO WU YI

石玉昆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正文用纸: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787×1092 18开本 16印张 505千字

2004年1月第2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302-0368-1/I·354

定价:9.00元

序 言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解体和封建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士人阶层，他们依靠自己的技艺——或文韬武略，或弹琴吹箫——在社会上谋生。特别是当时诸侯纷争，各路诸侯招揽门客，盛行养士之风，更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在士阶层中，以儒、侠两家最有号召力，韩非在《五蠹》篇中，就把二者并列，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留下了有关“侠”一词的最早记载。

儒生以思想左右人们，侠客以武勇抱打不平。后者在专制社会，无疑对普通人，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最有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使芸芸众生有了理想、期待和盼望，有了当苦难和不平压过来时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正因如此，伴随着侠客的产生和其作为一个阶层的发展，就有了记载侠客的文字。在先秦史籍中，像《左传》、《战国策》中都有关于侠士行侠仗义的记载，它们为武侠文学提供了生活原型，堪称武侠小说的滥觞。西汉，司马迁有感于身世的不幸，文人的无能，以切肤之痛，用血泪之笔，为游侠、刺客立传，歌颂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从而为武侠文学确立了“义”的基调。无义不能配称侠，无侠不足扬义，这是中国武侠小说自始至终一直贯穿的主导思想。东汉末年产生了被称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赞扬荆轲言必信、行必果，不惜性命，刺杀秦王嬴政的事迹，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武侠小说也在唐代成熟，在唐传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像《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无双传》等等，都是唐传奇中的上乘之作。它们所塑造的剑侠形象，不但反映了唐代社会动荡不安的侧面，而且为后世留下了武侠小说的光辉范本和丰富资料，提供了可资鉴借的艺术描写手段，影响所及，直至目前。

武侠小说自从唐代正式登上文学殿堂以后，就以独特的文化蕴味和审美情趣争得自己在文学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地位。宋之话本、明清之章回小说，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武侠小说，像在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水浒传》，就是最优秀的武侠小说——当然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武侠小说本身的涵义。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声，其发展远远超出了其他文学样式，其中武侠小说尤以为甚，形成了所谓的狂潮期，甚至出现了畸形发展，引起批评家的不满。然而，其中虽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由于作家的游戏笔墨和商人重利而缺少艺术性，但仍有许多作家像向恺然、王度庐、朱贞木、李寿民、宫白羽、郑证因等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造就了旧派武侠小说相当灿烂的局面。

50年代，香港、台湾武侠小说再度繁荣，一时名家辈出，特别是产生了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位巨星。他们继承传统文学中的精华，又吸收引进西方文学的创作技巧，以创作武侠小说为事业，以提高武侠小说品位为目的。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把武侠小说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连以前有偏见和鄙视它的人都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武侠文学再也不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道听途说、曝日闲谈，优秀的武侠作品同样可以跻身于文学名著之列。文学创作的成就不受题材的限制，只要运用典型化的语言，反映了社会历史现实，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显示出作者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深刻思索，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都会在文学之林高树耸立，卓尔不群。

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港台新派武侠小说涌入大陆，使沉寂了40年的大陆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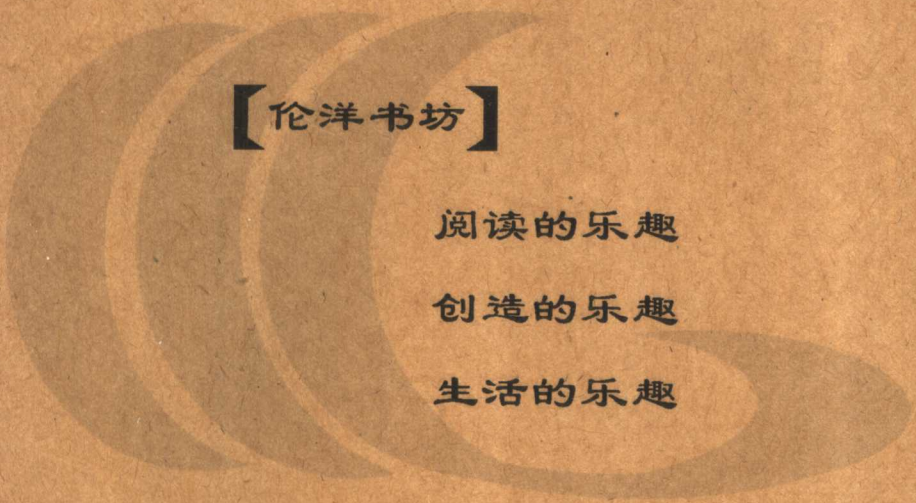
侠文学创作重新起步，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而且出现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这对总结武侠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指导阅读和创作，无疑都有重要的意义。相信不久的将来，定会有优秀的武侠作品出现。

武侠小说是一种大众文化，好的作品必须雅俗共赏，失去了通俗性和广大的读者队伍，武侠小说就丧失了生命力，必然会走向死胡同。但通俗绝不是媚俗，大众文化也不是低等文化，优秀的武侠小说是大俗大雅同熔一炉。其作者应是厚积而后薄发。只有如此，才能受到不同文化层次的各色人等的喜爱。真正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很难，非大手笔不能。正因为武侠小说要通俗，要面对大众，所以还有一个如何提高读者的艺术欣赏水平问题。求其上者得乎其中，如何将上上之作推荐给读者，不但是小说家的任务，更是出版家和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台湾研究界出版界曾遴选旧派武侠小说几十种，出版《近代武侠小说名著大系》，为读者提供经典名著，被誉为书界盛事。现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独具慧眼，在读者开始面对武侠小说思索和求精求细的时候，以大勇气大魄力推出本系列，无疑为研究界和读书界做了件大好事，可谓功高武林，德被读者，值得大书特书。

这一批所选的《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七种，选目精良，代表了清代及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的最高成就，配上精确的校点和典雅的装帧，无愧于“经典”二字。

该书系即将付梓，责任编辑诸公命余作序，辞不获免，只好应命。是为序。

刘国辉



【伦洋书坊】

阅读的乐趣

创造的乐趣

生活的乐趣

目 录

第 一 回	冲宵楼智化逢凶化吉 王爷府艾虎死而复生	(1)
第 二 回	云中鹤宝剑穿地板 蒋四爷牙齿咬绳索	(4)
第 三 回	武总镇带兵围府 襄阳王率众逃生	(7)
第 四 回	看盟单智化逃走 专折本展昭入都	(9)
第 五 回	赵校尉当面行粗鲁 李钦差暗地用机谋	(11)
第 六 回	英雄户外听私语 贪官屋内说谎言	(13)
第 七 回	拼命的不干己事 逃生者移祸于人	(16)
第 八 回	使心用意来行刺 安排巧计等拿贼	(18)
第 九 回	擒刺客谷云飞奋勇 送禀帖黑妖狐有功	(21)
第 十 回	诚心劝人改邪归正 追悔己过弃暗投明	(23)
第十一回	班头奉相谕访案 钦差交圣旨辞官	(25)
第十二回	龙姚二人卖艺闯祸 姑娘独自奋勇拿人	(28)
第十三回	天齐庙外大家动手 把势场内好汉遭擒	(30)
第十四回	素贞有心怜公子 卢珍无意要姑娘	(32)
第十五回	夫妇非是真夫妇 姻缘也算假姻缘	(35)
第十六回	冯渊巧遇小义士 班头求见杨秉文	(37)
第十七回	贼女空有手帕难取胜 侠客全凭宝剑可擒人	(39)

第 十 八 回	黑树冈范天保行刺 金銮殿颜大人辞官	(41)
第 十 九 回	小五义御花园见驾 万岁爷龙图阁封官	(43)
第 二 十 回	猛汉险些惊圣驾 于赆一怒犯天颜	(46)
第二十一回	于赆得命二次举鼎 天子一见复又封官	(48)
第二十二回	更衣殿盗去冠袍带履 凤翔门留下粉漏菊花	(50)
第二十三回	开封群雄领相谕 徐州大众去投文	(53)
第二十四回	官查姚正说道路 地方王直泄贼情	(55)
第二十五回	邢如龙挖去一目 邢如虎四指受伤	(58)
第二十六回	冯渊房上假言诈语 晏飞院内吓落真魂	(59)
第二十七回	校尉火烧潞安山 总镇兵困柳家营	(61)
第二十八回	因贪功二人坠翻板 为拿贼独自受镖伤	(63)
第二十九回	巧装扮私访淫寇 用假话诓骗愚人	(65)
第 三 十 回	群贼用意套实话 校尉横心不泄机	(68)
第三十一回	捆厅柱一福将受辱 花园内三小厮被杀	(70)
第三十二回	活张仙与周龙定计 冯校尉救赵虎逃生	(72)
第三十三回	二护卫水牢离险地 郑天惠周宅展奇才	(74)
第三十四回	猛赵虎出房受弹 郑天惠弃暗投明	(76)
第三十五回	奔南阳府找贼入伙 上鹅峰堡寻师求医	(79)
第三十六回	为交朋友一见如故 同师弟子反作仇人	(81)
第三十七回	镖打天惠心毒意狠 结果赛花丧尽天良	(83)
第三十八回	三老爷回家哭五弟 山西雁路上遇淫贼	(85)
第三十九回	老纪强全家丧命 白菊花独自逃生	(87)

第四十回	郑天惠在家办丧事 多臂熊苇塘见囚车	(89)
第四十一回	淮提寺前逢二老 养静堂内论英雄	(91)
第四十二回	镖打腹中几乎废命 刀伤鼻孔忍痛逃生	(93)
第四十三回	水面放走贪花客 树林搭救老妇人	(95)
第四十四回	金毛犼爱财设巧计 山西雁贪功坠牢笼	(98)
第四十五回	徐良临险地多亏好友 石仁入贼室搭救宾朋	(100)
第四十六回	入破庙人鬼乱闹 奔古寺差解同行	(102)
第四十七回	儒宁村贤人遭害 太岁坊恶霸行凶	(104)
第四十八回	贪官见财忘天理 先生定计蔑良心	(106)
第四十九回	二解差欺心害施峻 三贼寇用计战徐良	(109)
第五十回	钦差门上悬御匾 智化项下挂金牌	(111)
第五十一回	知恩不报偏生歹意 放火烧人反害自身	(113)
第五十二回	金钱堡店中观四寇 太岁坊门首看凶徒	(115)
第五十三回	遇吊客魂胆吓落 见大汉夸奖奇才	(117)
第五十四回	东方明仗造化捉鬼 黑妖狐用奇计装神	(119)
第五十五回	赵胜害人却叫人害 恶霸欺人反被人欺	(121)
第五十六回	智化送侄妇回店 兰娘救盟嫂逃生	(123)
第五十七回	窦勇强中铁棍废命 东方明受袖箭亡身	(126)
第五十八回	金钱堡羞走山西雁 毛家瞳醉倒铁臂熊	(128)
第五十九回	假义仆复又生毒计 真烈妇二次遇灾星	(130)
第六十回	盟兄弟巧会盟兄弟 有仇人偏遇有仇人	(132)
第六十一回	赵保同素贞私奔 艾虎遇盟兄行程	(135)

第六十二回	五里屯女贼漏网 尼姑庵地方泄机	(137)
第六十三回	徐良首盗鱼肠剑 二寇双探藏珍楼	(139)
第六十四回	伏地君王收二寇 金家弟兄见群贼	(141)
第六十五回	屋内金仙身体不爽 院中玉仙故意骗人	(143)
第六十六回	多臂人熊看姑娘练武 东方玉仙教丫鬟打拳	(146)
第六十七回	泄机关捉拿山西雁 说原由丢失多臂熊	(148)
第六十八回	躺箱之中徐良等死 桌子底下书安求生	(150)
第六十九回	三元店徐良遇智化 白沙滩史丹见朱英	(152)
第七十回	蒋平遇龙滔定计 赵虎见史丹施威	(154)
第七十一回	美珍楼白菊花受困 酒饭铺众好汉捉贼	(157)
第七十二回	酱缸内周瑞废命 小河中晏飞逃生	(159)
第七十三回	吴必正细说家务事 冯校尉情愿寻贼人	(160)
第七十四回	得宝剑冯渊快乐 受熏香晏飞被捉	(163)
第七十五回	见恶赋贪淫受害 逢二友遇难呈祥	(165)
第七十六回	晏飞丢剑悲中喜 冯渊得宝喜中悲	(167)
第七十七回	史丹无心投员外 天彪假意认干爹	(169)
第七十八回	众好汉二盗鱼肠剑 小太保初观红翠园	(171)
第七十九回	赛地鼠龙须下废命 玉面猫乱刀中倾生	(173)
第八十回	黄面狼细讲途中故 小韩信分说旧衷情	(176)
第八十一回	清静庵天彪逢双女 养性堂梁氏见干儿	(177)
第八十二回	蒋平给天彪虑后事 梁氏与二女定终身	(180)
第八十三回	到后院夫妻谈楼事 上信阳校尉请先生	(182)

第八十四回	徐良前边戏耍周凯 冯渊后面搭救佳人	(184)
第八十五回	贾家屯冯渊中暗器 小酒铺姑娘救残生	(187)
第八十六回	生铁佛庙中说亲事 刘志齐家内画楼图	(189)
第八十七回	徐良在院中被获 周凯到树林脱身	(191)
第八十八回	三盗鱼肠剑大众起身 巧破藏珍楼英雄独往	(194)
第八十九回	冯校尉舵上得剑 山西雁楼内着急	(196)
第九十回	夜晚藏珍楼芸生得宝 次日白沙滩大众同行	(198)
第九十一回	擂台下总镇知府相会 看棚前老少英雄施威	(200)
第九十二回	乔宾头次上台打擂 张豹二番论武失机	(202)
第九十三回	穷汉打擂连赢四阵 史云动手不叫下台	(205)
第九十四回	艾虎与群贼抡拳比武 徐良见台官讲论雌雄	(207)
第九十五回	二英雄力劈王兴祖 两好汉打死东方清	(209)
第九十六回	亲姊妹逃奔商水县 师兄弟相逢白沙滩	(211)
第九十七回	金弓二郎带金仙单走 莲花仙子会玉仙同行	(213)
第九十八回	抢囚车头回中计 劫法场二次扑空	(215)
第九十九回	玉仙纪小全开封行刺 芸生刘士杰衙内拿人	(218)
第一百回	艾虎三更追女寇 于除夜晚获男贼	(220)
第一百零一回	包公开封府内丢相印 徐良五平村外见山王	(222)
第一百零二回	青石梁上杀猛兽 阎家店内遇仇人	(224)
第一百零三回	因酒醉睡熟丢利刃 为找刀打架遇天伦	(226)
第一百零四回	见爹爹细说京都事 找姐姐追问盗刀情	(228)
第一百零五回	亚侠女在家中比武 山西雁三千户招亲	(231)

- 第一百零六回 徐家父子观贼队
乜氏弟兄展奇才…………… (233)
- 第一百零七回 众好汉过潼关逢好汉
大英雄至饭铺遇英雄…………… (235)
- 第一百零八回 乜云鹏使鞭鞭对锐
徐世长动手手接镖…………… (238)
- 第一百零九回 四品护卫山谷遇险
站殿将军战场擒人…………… (240)
- 第一百一十回 蒋平率大众削刀破挡
李珍与阮成被获遭擒…………… (242)
- 第一百一十一回 金仙一怒杀老道
寨主有意要姑娘…………… (245)
- 第一百一十二回 臧能苟合哀求当幕友
玉仙至死不嫁二夫郎…………… (247)
- 第一百一十三回 朝天岭上得宝印
连云岛下见水衣…………… (250)
- 第一百一十四回 钟太保船到朝天岭
众寨主兵屯马尾江…………… (252)
- 第一百一十五回 王继先大获全胜
钟太保败阵而回…………… (254)
- 第一百一十六回 钟雄下战书打仗
臧能藏春酒配成…………… (256)
- 第一百一十七回 玉仙投宿大家动手
员外留客率众交锋…………… (258)
- 第一百一十八回 英云素花双双得胜
王玉金仙对对失机…………… (261)
- 第一百一十九回 小英雄火烧朝天岭
众好汉大战马尾江…………… (263)
- 第一百二十回 破朝天岭事人人欢喜
报陷空岛信个个伤悲…………… (265)
- 第一百二十一回 卢员外陷空岛交手
展小霞五义厅施威…………… (267)
- 第一百二十二回 焦虎自己奔潼关送信
蒋平派人到各处请人…………… (269)
- 第一百二十三回 众英雄复夺陷空岛
白菊花被杀风雨滩…………… (272)
- 第一百二十四回 襄阳王被捉身死
万岁爷降旨封官…………… (274)

第一回 冲霄楼智化逢凶化吉 王爷府艾虎死而复生

上部《小五义》未破铜网阵，看书之人纷纷议论。辱承到本铺购买下部者，不下数百人。上部自白玉堂、颜按院起首，为是先安放破铜网根基。前部篇首业已叙述，必须将摆阵源流，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生相克，细细叙出。先埋伏下破铜网阵之根，不然，铜网焉能破哉？有买上部者，全要贪看破铜网之故，乃是书中一大节目，又是英雄聚会之处。四杰出世之期，何等的热闹，何等的忠烈！当另有一种笔墨。若草草叙过，有何意味？因上部《小五义》原原本本，已将铜网阵详细叙明。今三续开篇，即由破铜网阵单刀直入，不必另生枝叶，以免节目絮烦，且以快阅者之心。

近有无耻之徒，街市粘单，胆敢凭空添破铜网，增补全图之说。至问及铜网如何破法，全图如何增添，彼竟茫然不知，是乃惑乱人心之意也。故此，本坊急续刊刻，以快人心。闲言少叙。

眼前得失与存亡，富贵凭天所降；
乐枯高不下寻常，何必谆谆较量？

且说黑妖狐智化与小诸葛沈中元二人，暗地商议，独出己见，要去上王府盗取盟单。背着大众，换了夜行衣，智爷百宝囊中多带拨门撬户铜铁的家伙，进王府至冲霄楼。受了金枪将王善、银枪将王保两枪，扎在百宝皮囊之上。智爷假说扎破了肚腹，肠子露出，满楼乱滚，诓王善、王保出来。沈中元同智化结果了两个人性命，二番上悬龕拉盟单盒子。幸好百宝囊扎了两个窟窿，预先解下来，放在下面凳子之上。就只背后背着一口刀，爬伏在悬龕之上。晃千里火，照明下面是一个大方盒子。沈中元说过，是兵符印信。上头有一个长方硬的木盒子，两边有个如意金环，伸手揪住两个金环往怀中一带，只听见上面“咔嚓”一声，下来了一口月牙式铡刀。智爷把双眼一闭，也不敢往前窜，也不敢往后缩，正在腰节骨上“当啷”一声。智爷以为他腰断两截，慢慢地睁眼一看，不觉着疼痛，就是不能动转。列公，这是什么缘故？皆因它是个月牙式样，若要是铡草的铡刀。那可就把人铡为两段。此刀当中有个过龙儿，也不甚大，正对着智爷的腰细，又遇着解了百宝囊，底下没有东西垫着，又有背后背着这一口刀，连皮鞘带刀尖，正把腰节骨护住。两旁边的抄包尽教铡刀刀子铡破，伤着少许的皮肉，也是鲜血直流。智爷连吓带气拄着，不觉疼痛。

总而言之，智化命不当绝，可把沈中元吓了个胆裂魂飞。急晃千里火，只见里边尘土暴起，赶紧纵上佛柜，蹿上悬龕，以为智爷废命，原来未死。智爷说：“沈兄，我叫刀压住了。”沈爷说：“可曾伤着筋骨皮肉？”智爷回答：“少许伤着点皮肤，不大要紧。”沈爷道：“这边倒有个铁立柱，我抱着往上一提，你就出来了。”智爷连说：“不可，不可！我听白五弟说过，每遇这样消息，里头必还套着消息。”沈爷说：“难道你就这样压着不成？”智爷说：“你先下楼去找你师兄的宝剑，或欧阳兄的宝刀，拿来我自有道理。”沈爷说：“你在这里压

着，我一走，倘若上来外人，你不能动转，岂不是有性命之忧，我如何走得？”智爷说：“我要该死，刚才这两次就没有命了。再说，生死是个定数，你不要管我，你取刀剑去为是。”沈爷无可奈何，下了悬龛，只得依着智爷的言语，出了楼外。往正南一看，方才见那楼下之人，也有出来的，也有进去的，口中乱喊：“拿人！千万不可走脱了他们。”沈爷不知什么缘故，不顾细看下面，一直扑奔正西，正要將软梯放下。忽然见西北来了一条黑影，渐渐临近，见那人闯入五行栏杆，细看原来是艾虎。

你道艾虎从何而至？皆因他在西院内解手，暗地里听见智化、沈中元商量的主意。等着他们换好夜行衣，容他们走后，自己背插单刀，也就蹿出了上院衙，施展夜行术，直奔王府而来。来至王府，不敢由正北进去，知道沙老员外他们埋伏在树林之内，若教遇见，岂肯教自己进去。也不敢由东西进去，知道也有巡逻之人。倒是由顺城街马道上城，自西边城墙而下，脚踏实地，一直地奔木板连环。由西北乾为天而入，进的天地否，脚踏卐字式，当中跳黄瓜架，直奔冲霄楼而来。渐渐临近，一看全是朱红斜卐字式栏杆，一层一层，好几个斜马吊角，好几个门，不分东西南北。他焉能知晓按五行相生相克，全是两根立柱，上有大莲花头，这就算个门户。栏杆全是披麻挂灰，朱红的颜色。莲花头儿可是分出五色：青、黄、赤、白、黑。行家若是进来，由白莲花头而入，就是西方庚辛金，走黑莲花头的门；不管门户冲什么方向，再找绿莲花头的门，然后是红莲花、黄莲花。白莲花正到里面即是金。金能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如若走错一门，白莲花奔了绿莲花，就是相克。金能克木，走三天也进不去。艾虎如何能晓得相生相克？进了西方庚辛金，走的东方甲乙木，绕的中央戊己土，绕了半天，心中急躁。他也有个主意，用手一扶栏杆，“蹭”往上一纵，竟自跃在五行栏杆里边去了。恨得他咒骂起来：“不知这是什么地方！”随手背后拉刀，把栏杆“咔嚓”乱砍了一回，赌气把刀插入背后，回手掏出飞爪百链索，搭住栏杆，往上就倒。

倒上约有七八尺高，上面有人叫他说：“下面可是艾虎？”他就紧握飞爪百链索，眼看上面栏杆，往上问道：“沈大哥呀？”沈中元说：“不错。”你道艾虎怎么管着他叫大哥？先前叫大叔，此时是打甘妈妈、兰娘她们论起。沈中元说：“艾虎，你这孩子怎么来了？”艾虎说：“你们的主意，我早听见了。我见一面分一半，我师傅不要功劳，那功劳算我的。”沈中元说：“你师傅都叫铡刀铡了。”艾虎说：“你说什么？”沈中元说：“你师傅都叫铡刀铡了。”艾虎一声“哎哟！”一撒手，“咕咚”一声，躺在地下，四肢直挺，死过去了。沈中元吓了个胆裂魂飞，赶紧放软梯到二层，放二层的软梯到了平地，把艾虎往上一抽，朝脊背拍了几掌，又在耳边呼唤，艾虎才悠悠气转。艾虎睁开二目，坐于地上，放声大哭，沈中元说：“师傅又没死，你为什么如此？”艾虎说：“你不是说我师傅叫铡刀铡了吗？”沈中元说：“原是个月牙铡刀，把他压在底下，不能动转。”艾虎说：“你为什么不明说了，叫我哭得死去活来？”沈中元说：“你没等我说完，你就死过去了。你这孩子造化不小，不是遇见我，你性命休矣。”艾虎问：“怎么？”沈中元说：“你拿绳缠挂住栏杆，必然拿胳膊肘撑住，跳身上去。那上头有冲天弩，定射在你胳膊之上。那弩箭全是毒药煨成，遇上一枝，准死无疑。”艾虎说：“我师傅现在哪里？”沈中元说：“就在冲霄楼上。你来得甚巧，你师傅打发我取宝刀宝剑，我正怕走上来王府之人，你师傅有性命之忧。你去找宝刀宝剑，我回去看着你师傅。”艾虎说：“我得先去看看我师傅，然后去取。”沈中元说：“你先取来，然后再看不迟。”艾虎说：“我总得先看看师傅，然后再去取。”沈中元无奈，先帮着艾虎爬上软梯，自己也到了上面。

卷上软梯，二人又上了三层软梯，把三层的卷起，回到楼门。晃千里火，艾虎先就蹿上去了。隔扇一响，智化连忙问道：“是谁？”艾虎答应：“师傅，是我。”智化哼了一声，说：“怪不得圣人云：‘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传。’你这孩子这般任性，连我在冲霄楼上都受了两次大险。”沈中元说：“他来得正巧，或者叫他看着你，我去取刀剑；或者叫我看着你，他

去取。”智爷说：“既然如此，叫他去取。”艾虎说：“师傅，还用取刀剑？我把这铁柱一抱，你老人家就出来了。”智爷说：“胡说，哪能这么容易，快去取来！”艾虎说：“我可是见面分一半，师傅你不要功劳，可算我的。”智爷说：“你把刀剑取来，横竖有你点功劳就是。”艾虎无言，翻身下来。沈中元当路放下两道软梯，带他出五行栏杆，脚踏卐字式。艾虎就要走，说：“我师傅要有点舛错，冲着你说。”沈中元说：“你放心，快去快来。”

艾虎出了南门，走火风鼎，出离为火，至木板连环以外，自己一愕，心里思忖：“也不知义父与云中鹤他们现在哪里？王府地面甚大，哪里去找？”忽然听见东南方杀声震耳，火光冲天，艾虎直奔前去。绕过前边一片太湖山石，只见搬山探海，千佛投降相似，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艾虎就知道是大众在此动手，背后拉刀杀将进去，叱噤喀噤乱砍。王府的兵丁闪开一条道路，艾虎闯了进去。

镇八方王官雷英、金鞭将盛子川、三手将曹德裕、赛玄坛崔平、小灵官周通、张保、李虎、夏侯雄，迎面之上，是北侠欧阳春、云中鹤、南侠展熊飞、双侠丁兆蕙、钻老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内中还有一人，说话“唔呀”“唔呀”的，手中提一杆没缨的枪，枪缨全叫火烧去了，此人名圣手秀士冯渊。这些人均隐在冲霄楼的下面，盆底坑的上头，被上面的雷英用火攻烧得无处躲避。四条地沟有一百弓弩手，早叫雷英调将出去，盖上木板，还怕不坚固，又压上石头，派兵丁在上面坐定。里头的人，要想出去，比那登天还难。

圣手秀士冯渊带领众位，闯了四面：正南、正北、正东、正西，都有木板盖着，干自着急，不能出去。卢爷叹道：“五弟呀，五弟！你活着是个聪明人，死后应当是个聪明鬼，我们大家与你报仇雪恨，你怎么不显一点灵？莫不是生有处，死有地，大家应当死在此地？”徐庆骂骂咧咧，说：“你有灵有圣，应当下一场大雨才是。”二官人说：“就是下雨，怎能到得了这里！”云中鹤说：“无量佛！我有主意，只要大家命不该绝，随我走，就可以闯将出去；若是大家命该如此，这回可不用打算出去。”北侠说：“计将安出？”云中鹤说：“随贫道来。”北侠跟在后面，大家鱼贯而行，扑奔正南。

云中鹤在前直走，到了上面压木板之处。云中鹤回头叫道：“欧阳兄，助贫道一臂之力。”北侠点头，所苦者地道窄狭，不能并立二人。北侠从魏真肩头之上伸过一只手去，云中鹤用手“叭叭叭”连拍木板。听上边有人说：“老二，你瞧，他们底下人拍这个板子呢，正在我坐的石头底下。”魏道爷又换了个地方，“叭叭叭”又拍几下。上面人言：“我这屁股底下可没有石头，又挪在这里响呢。”魏道爷用宝剑尖认定了这个地方，用力往上一扎，列位请想：这口宝剑能切金断玉，何况是二三寸厚的木板，焉有扎不透的道理？就听见“哎呀”一声叫唤，“扑通”一声响动，正扎在那人屁股尖上。道爷把宝剑抽回，北侠也用力朝上一推，上面那块木板一起，云中鹤纵上来，用宝剑乱砍众人，北侠等也就蹿上来，一阵削瓜切菜相似，把那些弓弩手砍得东倒西歪，也有漏网之人，飞奔八卦连环堡之内，将信息传于搬柴运草之人，又报于雷英。雷英一闻此言，气冲两肋，大吼一声，率领众人出冲霄楼，杀奔前来。正遇北侠，大家杀在一处。

正在杀得难解难分的时节，正北上一声大喊，只见那人手中刀上下翻飞，乱砍众兵丁。原来是艾虎取宝刀宝剑来到，见北侠众人与王府人正在交手，宝刀宝剑乱削长短家伙。就是金铁铜、四条鞭不敢削，因它甚粗，怕伤了自己的宝物。其余兵刃，挨着就折，碰着就伤。正在动手之间，艾虎由正北闯进来了。北侠是夜眼，早就看见艾虎杀将进来，遮前挡后，手中一口刀闪砍劈剌，乱砍众人，好似生龙活虎。

北侠又是恨，又是爱。恨的是他没见过大阵，倘有疏忽，那还了得；爱的是初经大敌，就是这般骁勇。只见他杀奔前来，用左手将北侠一拉，杀奔正北去了。北侠暗暗纳闷，也就杀将出来。离动手处甚远，艾虎方才说道：“义父！我师傅现在冲霄楼，被月牙式铡刀压在底下，叫我前来寻找义父，将你老人家的刀拿去解救我师傅。”北侠一闻此言，大吃一惊，说：“你说此话可真？”艾虎说：“孩儿焉敢撒谎？”北侠说：“既然如此，将我刀拿去。但有

一件，你也知道，我全仗这一口刀。你救了你师傅，赶紧回来；倘若来迟，我使你这刀不顺手，我要死在他们手里，如同死在你手里一样。”艾虎连连点头，将自己刀交与北侠，把七宝刀换将过来。北侠二番又杀将进去。

艾虎得了七宝刀，暗暗欢喜，心中思忖：“久后义父出家，此刀落在自己手内，走遍天下哪有对手！今日我先试它一试。”复又奔到兵丁的身后，一声大叫说：“反叛看刀！”众兵丁回头拿长短兵刃一迎，艾虎就这么一过，叱嚓喀嚓削了不少兵器。洋洋得意，救师傅去了。

艾虎正要扑奔木板连环，迎面之上来了两个人挡住去路。艾虎细看，却是翻江鼠蒋平、白面判官柳青。若问两个人怎样出得地沟，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云中鹤宝剑穿地板 蒋四爷牙齿咬绳索

且说蒋四爷、柳青，本是在地道之中，四马倒攒蹄，寒鸭浮水式，被四个王官捆了个结实。皆因蒋爷报出自己的名姓，说姓蒋名平字泽长，小小外号人称“翻江鼠”。又说：“这位是常州府武进县玉杰村人氏，姓展名昭，字熊飞，人称南侠，御前带刀四品护卫，万岁爷亲赐御号，叫‘御猫’的，就是此公。我们今天奉大人之谕，来破铜网，冲霄楼是拆了。我们连官带兵并侠义，来了好几百人。我们两个人虽然误中诡计，我们伙计此时也就把王爷拿住了。要知时务，随将我们放了，保住你们全家性命，连祖上骨殖都不至抛弃坟外。”

王官闻听，哈哈一笑，说：“我当你们是无名小辈，原来是现任的护卫，拿你们报功去吧。”说着，举刀就砍。那个王官急急拦住说：“且慢！你看这个瘦鬼，咱们将他的小脑袋砍下来报与王爷，雷王官他们岂肯深信？不如拿住活的，报与王爷，倒是一件美差。”众人都说：“正该如此。”这二人说：“你们看着，我们去报。”那两个人说：“你们报功是个美差，那可不行。你们看着，我们去报。”那个人说：“不用争论，大家一同上去。且把他们放在一处，两个人头对着头。”四个王官扑奔东南，拉着一根铁链。那人说：“先把消息上好，不然咱们一登翻板，也掉下去了。”众人说：“有理、有理。”只听见“吱喽喽”一阵铁滑子响，各处翻板的插管俱都插好，王官拉铁链，推翻板上。

蒋爷听见四个人上去，扑通扑通的四声，蒋爷冲着柳青哈哈一笑，说：“老柳，你可好哇！”柳青怒道：“病夫，瘦鬼！我这条命断送在你手内。我要同着大众前来破铜网，杀王府一人，我就算与五弟报仇。你偏邀我盗王爷盟书。立这宗丧气功劳。如今被捉，顷刻就死，难道你还乐得上来？”蒋平又大笑，说：“老柳，你大喜。”柳青说：“对！出红差就是喜。”蒋平说：“咱们绝处逢生，岂不是一喜？”柳青说：“还有活路呢？据我说要想活命，除非是认母投胎，另世转来。人家常说，‘宁死在阵前，不死在阵后’。同着大众破铜网，纵然死了，也有人把尸首背回去；死在这个地窖子内，准人知晓？”蒋平说：“你是吓糊涂了？这明摆着就要出去，怎么说是死呢？我听见四个王官上去一个一扑通，上去四个四扑通，准是熏香香烟未尽，四个人上去，闻见躺下了。”柳青说：“就是熏过这四个人去，你我捆着，也是出不去的。”蒋平道：“只要四个人躺下不去送信，你我如同没捆着一样。”柳青问：“我倒要

领教领教。”蒋平道：“亏你还是九头狮子的徒弟哪！若是一个人倒剪二臂捆着，有个金蝉脱壳之法，可以解得开绳子；若是四马倒攒蹄捆着，那可没有法子。这是两个人四马倒攒蹄，一个人滚过来给那一个咬绳子，只要咬断了一人，这个再给那个解开，岂不是与没捆着一样吗？”蒋平说毕，柳青哈哈一笑，说：“病夫，真有你的！”蒋平道：“既然如此，你滚过来吧。”柳青说：“还是你滚过来。”蒋平道：“你连这么点亏都不吃？你滚过来咬绳子。”柳青说：“不能，偏叫你滚过来给我咬绳子。”蒋平说：“你太不吃亏了，我就滚过去。”说毕，一翻一滚，就到了柳青身旁。

柳青把身子一歪，蒋平的嘴拗着柳青的膀子，用牙咬断绳子。柳青双手一伸，翻身站起，说：“哈哈，好病鬼！我这条命几乎断送在你手，活该我命不当绝。哥哥，你在此等着我，我破铜网阵去了。”说毕就走。蒋平喊道：“老柳，柳兄弟，好柳兄弟！千万别走，你给我解开吧！你一走，我可就苦了。”柳青回头说：“我要与你解开，你又要出主意。”蒋平连声说：“我再不出主意了。”柳青这才与蒋平解开。蒋平伸双手，纵身起来，直奔东南，要导铁链而上。柳青先把铁链揪住，说：“你先等一会儿。你上去把盖儿一盖，把我闷在里头，你为的好报前仇。你先让我上去吧。”蒋平说：“那样行事岂不是匹夫！”说罢，两人一笑。柳青在先，蒋平在后，导铁链而上。柳青低头一看，说：“四哥，真有你的，四个王官果然叫熏香熏将过去。”蒋平说：“如何？我听见四个人上来，俱都躺下了。”二人亮出兵刃。噗哧噗哧，尽都结果性命。然后出来，就听见正东上杀声震耳，二人杀奔前来。看看临近，尽是王府的兵丁，执定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里头是北侠、南侠等，有王官雷英、盛子川、曹德裕、崔平、周通，使的是金银铜铁四条鞭，张保、李虎、夏侯雄，各拿兵刃乱杀一阵。蒋、柳二人，由正西杀奔前来，正遇艾虎，蒋平问：“你从何处来？”艾虎就将他师傅压大铡刀底下，教他取宝刀来的话说了一遍。蒋平催他，快救师傅去！艾虎点头，直奔正北去了。蒋、柳二人大喊一声：“叛贼！四老爷来了。近前则死，退后则生。”叱咤喀嚓一阵乱砍。王府的兵丁，焉能是蒋、柳二人的对手？也有把军刀磕飞的，也有带了重伤的，也有死于非命的。北侠等看见蒋、柳二人杀将进来，暗暗欢喜，会在一处一同与王府人交手，暂且不表。

单提小义士艾虎，得了宝刀，一直地奔连环木板而来。仍进离为火，走山水蒙，脚踏壬字式当中，直奔冲霄楼而来。至冲霄楼下，在五行栏杆之外，早有沈中元在那里等候，见着艾虎，忙问：“可曾将宝刀借来？”艾虎说：“已将宝刀借来。”沈中元说：“好！快跟我上去。”将艾虎带进五行栏杆，由楼柱子上放下软梯。二人爬软梯而上，上一层卷一层，来到三层上面，把软梯卷起，直到正当中隔扇。进了里面，晃千里火筒，艾虎先就上了佛柜，蹿上悬龕，手拿着七宝刀，说：“师傅，我把义父的刀借来了，是怎样的砍法？依我的主意，这不是立着一根铁柱子嘛，横着一剁，把这个铁柱子剁折，师傅就好出来了。”智化连忙说：“不可，不可！若要那样剁法，不如先即往起一扳，省许多事情，又借宝刀何用？”艾虎说：“你老人家说怎么办？”智化说：“你把刀尖贴着我的腰，从铡刀的刃子里头插将进去，七宝刀的刃子冲上，一点一点的削他那个铡刀，削到铁柱子上，可就别削了，我打这半边就可以爬出来了。总是别动这根铁柱子才好。”艾虎依了这个主意。

沈中元站在佛柜之上，晃着千里火筒，照着亮子。艾虎将宝刀贴着智化的右胯，刀刃冲上，插将进去，又怕伤着师傅的皮肉，问道：“师傅，伤着你老人家无有？”智化咬着牙说：“不要紧。”眼看着鲜血淋漓，焉有不痛之理！艾虎用力往上一挑，“呛”的一声，铡刀下来了一半。又削来削去，削在当中铁柱子那里，艾虎不敢往下再削，就告诉师傅已然到了铁柱子那里。智化叫艾虎躲闪开，智化爬伏身躯，牙关一咬，往东一蹭，仍把皮肉划了一下。往下一纵，站在佛柜之上，仰面一声长叹，说：“厉害呀！”连艾虎与沈中元都有些凄惨。艾虎就问：“师傅，把这铁柱子扳起来，你老人家出来，省多大事。不叫扳，是什么缘故？”智化笑道：“当初有老五之时，影影绰绰听他说过，每遇消息，里头若有立柱，铡刀落将下来，